CHI1000 大学中文 L2

姓名：曾嘉汇

学号：119010415

任课教师：林成川老师

“好人”的代价

——浅析《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的形象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1]](#footnote-1)初读这段文字，会以为小说仅仅是描写佟振保的感情经历，以说明一个类似于“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的道理。其实不然，这段话的主角是振保，而小说的核心是关于振保的生命。红白玫瑰所象征的爱情能集中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核心矛盾——如何平衡伦理与情欲的关系，书写自己的人生。

振保“是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实在是很难得的一个自由的人，不论在环境上、思想上”，[[2]](#footnote-2)他理应是自由的，拥有大多数人所没有的条件，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在他的身上有西洋人的那种进取心、求实精神以及性爱生活的自由观；也有中国人的孝悌精神和道德感。”[[3]](#footnote-3)留学接触的新思想让振保清楚内心的情欲，但他无法摆脱传统伦理的束缚。他在二者的冲突中痛苦地挣扎，他其实是不自由的。本文将主要从振保的四段感情经历浅析小说中振保的形象，分析成为“好人”的代价。

好人原是指有善心的人。在小说的语境中，振保象征着社会上的一类“好人”，他们清楚并主动迎合社会行为规则，将自己塑造成社会所期望的形象。振保侍奉母亲周到、提拔兄弟经心、待朋友热心义气，“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4]](#footnote-4)

振保成为“好人”与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振保出身寒微，如果不是他自己争取自由，怕就要去学生意、做店伙，一辈子死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小圈子里”，[[5]](#footnote-5)他留洋念书，在没有关系背景的情况下凭借真才实学在一家外商公司做到了很高的位置。他忘不了家里怎样支持他读书，也忘不了那些穷苦的日子，“回忆中的英国只限于地底电车、白煮卷心菜、空白的雾、饿、馋”。[[6]](#footnote-6)哪怕有钱有地位了，他也不可能像《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那样潇洒肆意，他清楚自己的境遇，所以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让自己懈怠，“阔少爷小姐的安全，因为是承袭来的，可以不拿它当回事，他这是好不容易的呀！”[[7]](#footnote-7)他清楚穷苦的滋味，清楚现在所获得的成功的来之不易，因而更害怕失去“对”的世界，“他所有的一点安全，他的前途，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叫他怎么舍得轻易由它风流云散呢”。[[8]](#footnote-8)因为他想要成为自己世界里“绝对的主人”，[[9]](#footnote-9)规避未来的不确定以获得对生命的掌控感，所以每当内心产生矛盾冲突时，总能“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做出“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10]](#footnote-10)

下文将分析振保在四段感情经历中的心理变化及经历对他的影响。

第一个是巴黎的一个妓女。当振保和朋友们追述这事时“总是带着点愉快的哀感打趣着自己”，[[11]](#footnote-11)愉快是因为“现在他是他的世界里的主人了”，[[12]](#footnote-12)实现了当年的愿望心情自然愉悦，说明他对自己的成就颇为得意；哀感是因为那次经历让他“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13]](#footnote-13)他所确定的信念影响了后来的决定，而他对自己的选择感到了遗憾。

第二个是一个名叫玫瑰的杂种姑娘。他嫌弃过于矜持做作正经的女人，可见他内心是带着点叛逆、抗拒世俗的。振保喜欢玫瑰的顽皮天真，说明他其实也是贪玩的人，只是被世俗束缚，所以伪装起来不让人察觉。可是“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14]](#footnote-14)理智告诉他这件事的成本远大于效益，于是这段初恋被他提前画上了句号。离别时玫瑰热情的拥抱让他乱了主意，但他在意的并不是如何安慰一个受伤的女孩，而是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欲，并用这件坐怀不乱的事激励往后面对诱惑的自己。他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意味着做决定时要用理智而不是情感。情感告诉他放弃眼前喜欢的姑娘可能会感到懊悔，而理智告诉他这是一个不可能娶的姑娘，而且冲动行事可能需要承担负责的风险，于是他克制住内心的情欲，这次“成功”的经历强化了他之前的信念。

第三个是一个名叫娇蕊的华侨，是朋友的妻子，也是他生命中的红玫瑰。两人从互相调情到彼此相爱，娇蕊为了爱情愿意付出离婚的代价，可是振保退缩了。他不愿也不敢为了情欲冒着牺牲前程的风险与世俗对抗，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社会束缚他的隐形的枷锁，他屈服于现实，为成为“好人”付出了牺牲爱情的代价。

初次见面振保便被娇蕊的美吸引了，他甚至不肯擦掉溅到手背上的肥皂沫子，觉得那紧缩的感觉像有张嘴在轻轻吮吸。他清楚内心的情欲——“他喜欢的是热的女人,放浪一点的,娶不得的女人”[[15]](#footnote-15)，而娇蕊正符合这些条件，她让振保内心的冲突更激烈。他也清楚心智开始动摇并为此烦恼——“地下的头发成团飘逐如同鬼影子”。[[16]](#footnote-16)欲望本就像影子那样伴随每个人，但振保不会和内心的情欲共处以达到一种融洽的状态。当意志稍不坚定，被压制的情欲就会变成鬼影子，他害怕因为情欲战胜理智而没有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从而失去对命运的掌控感，成为自己世界里的“奴隶”。

“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是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17]](#footnote-17)振保看到士洪夫妻的互动，又看到街上两片落叶，觉得一阵凄惶。他并不是无情的人，他也渴望被人懂得，希冀感情但最后亲手放弃让他更痛苦。

世洪外出做生意了，振保与娇蕊两人间的感情慢慢升温。“‘你不知道，平常我的记性最坏。’振保心里怦的一跳，不由得恍恍惚惚。”[[18]](#footnote-18)振保是清楚社会规则的——“再是割头换颈的朋友，在人家夫妇之间挑拨是非，也犯不着”，[[19]](#footnote-19)他看出了娇蕊向他表示好感的原因，对这样清楚自己魅力并善于利用的女人添了几分戒心，他害怕被牵涉进去带来麻烦。

娇蕊的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振保的本性“‘你处处克扣你自己,其实你同我一样的是一个贪玩好吃的人。’”[[20]](#footnote-20)相似的人更容易相互吸引、了解对方，娇蕊看出振保在克制内心的情欲。“‘其实也无所谓，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21]](#footnote-21)此时的娇蕊并不懂爱情，她可以和多人同时保持关系，也不以为换房客有什么不妥。“‘那，可有空的房间招租呢’”，“‘可是我住不惯公寓房子。我要住单幢的。’”[[22]](#footnote-22)振保开始是在暗示想要发生一段关系，因为他已经理性地分析过和朋友的太太产生感情是没有危险的，他很乐意做稳赚不赔的生意；但是后一句话像是内心独白，可见他内心渴望一段忠贞的爱情。

而后振保敏锐地觉察到威胁，因为他开始关心娇蕊身体之外的东西。他明白社会是绝不容许他们俩结合的，他害怕自己爱上不能爱的人，所以提前做出了防卫。“‘我以为你像糖似的化了去了！’”[[23]](#footnote-23)明明是振保躲着娇蕊，却偏要掌握主动的话语权，避免暴露心事。理智上他希望自己保持一贯的克制，“‘在野地的汽车里，他的举止多么光明磊落，他不能对不住当初的自己’”；[[24]](#footnote-24)情感上他又期盼可能发生的越轨行为，“‘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25]](#footnote-25)他再次陷入了身心分裂的冲突与矛盾中。

可是当他看到娇蕊痴心地坐在他的大衣旁、点起他吸剩的香烟，便完全被征服了。他看到娇蕊肃静地弹琴，“眼睛里生出泪珠来，因为他和她到底是在一处了，两个人，也有身体，也有心”，[[26]](#footnote-26)在这一刻他的情感占据了上风，他为自己能听从内心真实想法、接受这段不可能的爱情感到了喜悦与满足。他有意打搅她弹琴，得不到理会后感到又是气，又是怕。生气娇蕊对他的爱还没有那么深，害怕第一次卸下防备付出的真情被践踏。于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幼稚的举动，把娇蕊压到琴键上去，希望区别于他人的吻，他在意娇蕊并希望得到她的爱。

“车子轰轰然朝太阳驰去，朝他的快乐驰去，他的无耻的快乐……可是振保的快乐更为快乐，因为觉得不应该。他自己认为是堕落了。”[[27]](#footnote-27)听从内心真实想法、选择和心意相通的女子相爱是幸福的。振保挣破世俗的束缚，满足了压抑已久的情欲，做了一回真实的自己，完成了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叛逆的事。

“‘你要的那所房子，已经造好了’，振保起初没有懂，懂得了之后，不觉呆了一呆。他从来不是舞文弄墨的人，这一次破了例，在书桌上拿起笔来，竟写了一行字：‘新居落成志喜。’”娇蕊爱上了振保，她也明白了什么是爱。振保是高兴的，甚至一反常态，用文字敬重地表达内心的喜悦。他得到了渴望的爱情，可是又不忍心放弃坚持了这么久的“对”的世界。社会对他这样一个“好人”有太多“期望”，他只能靠自己，他理应像从前那样向前、向上。

“‘别以为有了今天了，就可以胡来一气了。人家越是看得起你，越得好好儿的往上做。’”[[28]](#footnote-28)振保清楚社会规则——社会是不会允许这段感情的，他的前程将被毁掉；他也清楚内心的情欲——和娇蕊的爱情。振保的矛盾痛苦在于他想要做出“非理性”的行为但最后仍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反抗“对”的世界。他鄙夷屈服于世俗的自己，为自己懦弱的行为感到了羞惭，所以当母亲直接道出他的想法时，他感到逻辑被玷辱了。

娇蕊是懂他的，她知道振保的害怕与矛盾。她卑微地哀求，哭得像个含冤的小孩。在她深爱的人的心中，她的爱及不上他的前程。在最后听到他蹩脚的理由时，娇蕊决绝地离开了，而振保这辈子再也不可能遇到这样热烈真挚的爱情了。这次经历让振保放弃了对情欲的追求，他开始努力说服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

第四个是一个名叫烟鹂的学生，是振保的妻子，是他生命中的白玫瑰。“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笼统的白”，[[29]](#footnote-29)烟鹂的长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性格更是没有特点。他们之间没有性欲，更没有情感的交流，名为夫妻实际更像是陌生人。当开始的一点兴趣被磨灭后，趋于平淡的日子让振保渐渐疲惫。当发现自己被“圣洁”的妻子背叛后，他感到了空虚与悲伤。

“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30]](#footnote-30)振保不得不和现实做了妥协，“给他自己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31]](#footnote-31)他为了减少内心的冲突，选择了编造谎言自欺，继续庸碌的生活以遗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这次经历让他彻底变成了个“好人”。

“文中以传统的假设作前提,将女人分为红玫瑰与白玫瑰,即妓女/贞女,情妇/妻子,二元对立,这原是男性对女人的分化与迷思,将女人视为不完整的人或期望女人不完整,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原来的红玫瑰变成贞节的妻子,白玫瑰却变成不贞的情妇,女人不是红玫瑰也不是白玫瑰,而是变色的玫瑰或者根本是一团谜,在这里代表父权的振保,不得不痛哭流涕,因为他的价值体系崩溃了。”[[32]](#footnote-32)振保最后的放浪、作贱自己，不完全是因为价值体系的崩溃，更多是对于他现在处境的悲愤。他为了迎合世俗获得“成功”放弃了渴望的情欲，而获得“成功”的生活也并不美好，与“圣洁”的妻子间毫无感情甚至遭到背叛。他违背自己的心愿，亲手断绝了另一种可能美好的生活，而他又没有办法毁掉亲手造的世界，他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悲伤，因为生活不能重来。振保以为成为“好人”能得到他人的敬意与奖励、能获得“成功”的人生，于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他没有从中得到快乐与满足，并且失去了自我。他觉得被生活欺骗了，他为得不到相应的、所期待的回报感到愤怒。

“振保式的活法,不是他有意地要戴一张面具而掩饰自身,而是他不知何为面具何为自身(或者说他具有两张面具在不同的场合就习惯性地戴上了某一张适合的面具)。而面具的制造商是社会,戴不戴面具既非社会的高压强迫亦非他心甘情愿,而是他在那样的环境中习惯成自然地一定会戴。”[[33]](#footnote-33)“戴面具”即意味着掩饰内心真实的情欲，以一种讨好社会的面相即“好人”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中。振保的悲剧在于他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以至于没有足够的勇气摘下面具，更在于他清楚地知道何为面具、何为自身并挣扎于身心分裂的冲突中，这也是他成为“好人”的代价。

文中振保所代表的“好人”与《封锁》中吴翠远所恨的“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34]](#footnote-34)相同，“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35]](#footnote-35)他们违背内心真实想法，伪装成符合社会期望的“好人”，以获得世俗上的“成功”。与“好人”相对应的是“真人”。“真人”是“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36]](#footnote-36)的人，他们对自我坦诚，不会也不屑于伪装自己。他们构建了稳定的自我同一性，因而避免了身心分裂的痛苦。他们遵从内心真实想法、大胆勇敢地为情欲与世俗对抗，活出如愿人生。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极为普通，可能去世前扇子仍是一片空白，白得“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37]](#footnote-37)——过着循规蹈矩的、未经思考的生活，没有做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值得题在扇子上纪念；也从未尝试挣脱世俗束缚、大胆勇敢地跟从内心而活，哪怕撞破头、溅些血到扇子上。无数像振保一样的人自愿或被迫成为了“好人”并为此付出代价，而成为“真人”也可能会面临更多阻挠。无论怎样选择，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并用一生去实现，在人生的扇子上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记。

（字数：5523字）

1. 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footnote-ref-1)
2. 同上,第75页。 [↑](#footnote-ref-2)
3. 张爱玲：《华丽缘 张爱玲名作》，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 [↑](#footnote-ref-3)
4. 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footnote-ref-4)
5. 同上,第74-75页。 [↑](#footnote-ref-5)
6. 同上,第75页。 [↑](#footnote-ref-6)
7. 同上,第94页。 [↑](#footnote-ref-7)
8. 同上,第94页。 [↑](#footnote-ref-8)
9. 同上,第76页。 [↑](#footnote-ref-9)
10. 同上,第99页。 [↑](#footnote-ref-10)
11. 同上,第76页。 [↑](#footnote-ref-11)
12. 同上,第76页。 [↑](#footnote-ref-12)
13. 同上,第76页。 [↑](#footnote-ref-13)
14. 同上,第77页。 [↑](#footnote-ref-14)
15. 同上,第80页。 [↑](#footnote-ref-15)
16. 同上,第80 页。 [↑](#footnote-ref-16)
17. 同上,第83页。 [↑](#footnote-ref-17)
18. 同上,第84页。 [↑](#footnote-ref-18)
19. 同上,第85页。 [↑](#footnote-ref-19)
20. 同上,第85页。 [↑](#footnote-ref-20)
21. 同上,第86页。 [↑](#footnote-ref-21)
22. 同上,第86页。 [↑](#footnote-ref-22)
23. 同上,第87页。 [↑](#footnote-ref-23)
24. 同上,第88页。 [↑](#footnote-ref-24)
25. 同上,第88页。 [↑](#footnote-ref-25)
26. 同上,第89页。 [↑](#footnote-ref-26)
27. 同上,第89页。 [↑](#footnote-ref-27)
28. 同上,第96页。 [↑](#footnote-ref-28)
29. 同上,第99页。 [↑](#footnote-ref-29)
30. 同上,第109页。 [↑](#footnote-ref-30)
31. 同上,第74页。 [↑](#footnote-ref-31)
32. 张盛寅编著：《一个真实的张爱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24-125页。 [↑](#footnote-ref-32)
33. 李建军编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 张爱玲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第187-188页。 [↑](#footnote-ref-33)
34. 张爱玲：《华丽缘 张爱玲名作》，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footnote-ref-34)
35. 同上，第173页。 [↑](#footnote-ref-35)
36. 同上，第175页。 [↑](#footnote-ref-36)
37. 同上，第175页。 [↑](#footnote-ref-37)